



妖物祭
序卷

妖怪第一次出現在劉雲樵宅邸，是八月上旬的事。

陰曆八月，即陽曆九月。

那一年——貞元二十年（八〇四）七月六日——從日本久賀島出發的遣唐使第一船，途中遭到暴風雨，乘載著沙門空海船隻在海上漂流三十四天，來到了福州海岸。也是八月的事。

古籍記載：「福州長溪縣赤岸鎮以南海口。」

此處屬於閩地。

空海來到這塊土地時，還是個沒沒無聞的留學僧，這是他初次踏上唐土。

這些暫且不表。

我們再回到劉雲樵宅邸的妖怪來。

那天下午，雲樵的妻子坐在看得見庭院夾竹桃的廂房裡，正吃著木盤上的瓜果。

女傭切上來的是哈密瓜。

一顆顆哈密瓜對切成兩半，再將每一半切成三片，她正品嚐著這些哈密瓜。

這時，有隻黑貓，慢條斯理地從庭院走了過來。

那是隻長毛大貓。



牠走到盛著哈密瓜的木盤前坐下來，用碧綠瞳孔仰望著雲樵的妻子。

「喂，看起來很好吃喔。」貓如此說。

突然來了隻會說話的貓，把雲樵的妻子嚇一大跳。

她把含在口中的哈密瓜囫圇吞下，環視四周。四下無人。再把視線落在貓身上。

「是俺在說話啦。」大貓說。

似乎沒錯。果然就是貓在說話。

這下子，雲樵的妻子猛盯著貓端詳。

那隻貓張開紅色大嘴巴，蠕動的舌頭近在眼前。

她雖然還不至於嚇到呆若木雞，卻也講不出話來了。

牠真的在說人話。

可能是貓舌頭長度、下巴構造和人類不同吧！發音和人有些不一樣，但牠所說的

無疑是人話。

「給一塊吧！」

貓突然伸爪從盤中抓了一塊瓜，挪掃到地上，立刻吃得乾乾淨淨。

「要能再來條魚就更好了。」牠用可怕的眼神，凝視著雲樵的妻子。「今天中



午，隔壁張家不是送來鯉魚嗎？」

確實如貓所言，中午隔壁張家才送來二條肥美碩大的鯉魚。

而且是活鯉魚。現在還活蹦蹦亂跳養在水盆裡。

「魚比較好，把活鯉魚拿上來吧！」貓對雲樵的妻子說。

彷彿主人在使喚下人一般。這不是普通的貓。

雲樵的妻子心裡想著，自古以來，就有老貓幻化成妖、能解人語的傳說，這隻貓恐怕就是這類妖怪了。

她愈想愈害怕，就喚令女傭把裝著鯉魚的水盆端過來。

「真是好魚！」

那貓一說完，立刻伸出手爪從水中一把抓起鯉魚來，魚尾巴還在地面上上下拍打，大貓便已從頭部咯吱咯吱地扯嚼起來了。

「剩下一尾，留給雲樵吧！」貓說。

話才說完，隨即躍往屋牆奔去，眼看牠倒掛在天花板上奔跑，一溜煙兒就消失無蹤了。

「哈密瓜跟鯉魚真是好吃。過陣子俺還再來。」屋頂傳來貓聲：「妳到院裡夾竹



桃樹下挖挖看吧！」

留下這句話後，就再也聽不到貓的聲音了。

妻子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情，要傭人挖挖看，結果挖出一個陶罈。打開一看，裡面裝滿小銅錢，雖說是小銅錢，數一數竟然也有雲樵半年薪餉那麼多。

傍晚，雲樵一回到家，妻子急忙報告此事。

聽完妻子的話，雲樵起先還疑惑怎麼會有這種事？看到罈子和錢幣後，也只好相信了。

「不過。」雲樵雙手交叉胸前。

問題是，這些錢該如何處置呢？

劉雲樵任職於「金吾衛」。這官職，換成現代說法，就是大唐首都長安警局的警官。這個職位並非一般人就可擔任的。

在長安，從皇城北側中央的朱雀門到南側的明德門，有條南北向的筆直大路，此大路名為「朱雀大街」。以大街為中心，西側稱「右街」，東側則稱為「左街」。

雲樵負責右街的警備，所以是「右金吾衛」官員。

儘管是從自家庭院挖出來的，然而，依他這種身分，能否把這筆無主錢財據為己



有呢？他心中非常猶豫。

這座宅邸，原本也非雲樵所有。這是一百多年的老宅子。

據說，最初是從洛陽遷來長安的一名油商所建造，屋主早已幾度更迭。

劉家從雲樵的祖父那一代才住進來。祖父劉仲虛，安史之亂時曾隨玄宗逃到蜀地。

若是祖父所藏之物，死前理應有所交代才對啊！這些錢，恐怕是最早入主的油商、或是後來進住者所埋藏的吧？

事到如今，根本無從查出是誰的；倒也不是完全沒辦法，只是非常困難罷了。到底該如何是好呢？雲樵抱著手臂暗忖。

「這有什麼不好？」雲樵的妻子說：「我們不也收過好幾回別人的錢嗎？」

「但是，那些錢算是……」

雲樵想說的是——「賄賂」總還算是來路清楚的錢。所謂賄賂，是雲樵對某些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、或給人家什麼方便所獲得的報酬。

「這些錢來路不明，」因為是妖怪所給的，所以雲樵說：「很可怕！」

雲樵向妻子說明，自己並非只煩惱能否將「非報酬性」的金錢據為己有而已。



「那只好扔掉囉。」

「這樣也……」

雲樵含糊其詞。

真要扔掉，又覺得可惜。若是給別人，更是心有不捨。

如果呈報上去，事情會變得更加複雜，到頭來，這筆錢不是落到某官吏懷抱裡，便是被某人給霸佔了。

話雖如此，若說要把錢再埋回原處，還是不甘心。

「把這當成報酬，不就得了嗎？」妻子說。

「嗯，可是……」

「就當是那隻貓吃掉鯉魚後，送給我們的回禮，這不是很好嗎？」妻子又說。

儘管如此，雲樵仍然拿不定主意。

「嗯……」他歪頭苦思。

「收下吧！」屋頂又傳來了聲音。是那隻貓的聲音。

最後，事情就這樣定下來。

「那真是一隻好貓啊！」雲樵的妻子喜孜孜地說。



於是，那隻貓就變成雲樵家飼養的貓了。

雖說飼養，卻和一般人的飼養方式有些不同。總之，那隻貓只在高興時才會出現。

也因此，所謂貓食，就是每晚將一尾活魚放入水盆裡，再把水盆置於屋角。翌日早晨前去查看，水盆中就看不到魚了。

「喂，我想吃肉！」當貓想吃別的食物時，自己也會出聲。

大貓還經常預言。

「傍晚要下雨囉。」突然會說出這樣的話。

結果，無論早上天氣多好，一到傍晚，果真就會下起雨來。

「今天，妳丈夫會晚點回來。」

果然，當天雲樵就會因急事而晚歸。

剛開始還覺得很方便，但最近那隻大貓愈來愈令人感到不愉快。

某天，雲樵和老相好的妓女春風一度回到家。

「喂，和女人幽會去啦。」

他正向妻子解釋晚歸理由時，聲音突然從天花板傳了下來。



「那女人是『雅風樓』的麗香喔。」

甚至連妓女的名字都給說了出來。

「那女人呀，只要一吸她的右邊乳房，就會變得激情萬分。」

為此，雲樵和妻子大吵一架。

大貓全憑自己喜怒，時而現身、時而隱形。雖然有時牠也會告訴雲樵在什麼時候、到什麼路去會撿到錢。但還是令人極為不爽。

夜裡，雲樵與妻子行房時，冷不防有個聲音會從天花板傳到雲樵背後說：

「腰不會酸啊？」

雲樵家的下人們，若是說了主人壞話或偷懶一下，那隻貓不知何時已經蹲在腳邊。

「像雲樵那樣小家子氣的主人，真是傷腦筋！」

牠就模仿那人說壞話的口吻，把內容重複一次。

「我要去告訴雲樵，扣你的薪水！」貓說。

主人和下人——兩者皆不得輕鬆。

「給我滾出去！」



儘管雲樵和妻子都如此要求。

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」牠完全不理會。

他們只好每晚不再替牠準備食物，但這麼一來，廚房裡總有同等量的食物一到早上就不見了。有時，雲樵一大早醒過來，發現啃過的大鯉魚被扔在床上。正是養在庭院池子裡的鯉魚。

實在沒辦法，只好又替牠準備食物。

有天早上，牠竟然說出毫無道理的話來。

「今晚，你的女人讓我抱一下。」

一大早，雲樵正要出勤時，那隻貓突然出現在跟前，說出那樣的話。

「什麼?!」

「今晚，要抱你的女人。」

不覺火冒三丈的雲樵，立刻拔出腰間的劍，向貓砍下，並大喊：

「我女人怎可以讓畜牲之流的——」

當劍刃將要碰到那隻貓時，牠一溜煙就消失了。

「說定了。就是今晚囉。」不知從何處，傳來貓的聲音。



無計可施之際，雲樵終於找上舊識的道士商量。

「那麼，今晚我就到府上去。」道士說。

「可是，道士您一來，對方立刻知道我們要幹什麼。搞不好，我跑來和您商量的事，牠都已經知道了。我感到很不安。」

「不必擔心。我家貼有特別的符咒，就算對手使出什麼法術，也看不到你和我究竟在何處？」

「不過，您一到我家，不管怎樣對方總會發現吧！」

「這也不必擔心，我會施法後才去。這樣一來，對方就不知道我是誰。在牠眼裡，我只是個普通人而已。」

「是這樣嗎？」

「是的。你可以說我是從洛陽突然來訪的親戚啊。」

「剛好我叔父就住在洛陽。」

「就這麼辦。」

「好。」聽了這些話後，雲樵安心地點頭。

「只要我去的話，想必就不會有差錯。不過為慎重起見，今晚不是也要給妖怪準



備食物嗎？」

「是的。正是如此。」

「那麼，就把這東西加入食物裡。」道士如此說，從懷裡拿出小紙包。

「這是……？」

「毒藥。」

「毒藥？！」

「無臭無味。把這混在食物裡，不必等到我出現，妖怪自然就消除了。」

「您不來會讓我很不安。道士您一定要來啊。」

「當然會去。」

「一切就拜託了。」

「啊！還忘記交代一件事。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你回家後，說不定妖怪會問你。今天中午某時刻，看不到你的人影，到底跑到

哪兒？」

「我該怎麼回答呢？」雲樵臉上浮出不安神情。



「好在這附近有一座青龍寺。你就回答曾受過寺裡的和尚照顧，至今尚未答謝，覺得過意不去，所以今天前往致謝。」

「若是被問受到什麼照顧，和誰見面，又該如何回答呢？」

「我想神佛之事，不致於問到這般的細節，不過還是先想好吧！」

「怎麼辦？」

「今年七月，德宗皇帝曾在未央宮設宴，對不對？」

「確實有。」

「那時，左右金吾衛都派人來守備，你也是其中之一，不是嗎？」

「是。」

「就說當時拜託青龍寺一位義操和尚，祈求守備工作順利圓滿達成，至今尚未向他道謝，今天特地跑去致謝。」道士說。

「那麼，萬事拜託。」雲樵邊說邊欠身致意。

一回到家，果然從屋頂傳來那隻貓的聲音。

「喂，雲樵！今天中午未時看不到你的人影，跑哪兒去啦？」

雲樵雖吃了一驚，卻不露聲色，依照道士所交代的說：



「因為受到青龍寺和尚的關照，覺得不去道謝未免過意不去，所以今天跑去道謝。」

「嗯。神佛之事也沒辦法。」聲音說。突然，又問道：「不過，受了誰的什麼照顧啊？」

雲樵心想還好已經事先和道士商量過，再度依照預先商洽好的答案說：

「今年七月，德宗皇帝在未央宮擺宴……」

「義操嗎？」貓喃喃自語，又突然嚴厲問道：「俺的事也說了嗎？」

哇！這沒事先套好。

「沒、沒有。你連和我在一起的妓女的名字及癖好都知道。我想任何時候你都盯著我看，哪敢把你的事說給和尚聽。」雲樵冒著冷汗說。

「嗯。」

「你這樣問我，是不是有時候你也無法知道我在做什麼？」

「不，沒那回事。俺很清楚你做了什麼，只是想試試你是否誠實才問的。」聲音說。

——轉得好硬。雲樵暗自竊笑，心想馬上要你好看。



夜裡。

夫妻寢室的地毯上舖著床，一旁整整齊齊擺著看似給人吃的食物。甚至還備有酒。

雲樵的妻子已經換上白色寢衣，坐在棉被旁，等待妖怪出現。

房內點著燈火。

雲樵在另一個房間，和突然來訪的「叔父」道士會面，正在講些無關痛癢的話。

雲樵的妻子和叔父寒暄過後，說身體不適想先回房休息。

和雲樵相對的道士額頭上，好像寫著細小古字。道士告訴雲樵說妖怪看不到這些

字。寫上這些字以後，妖怪看到的道士只是一個普通人而已。

一切依計行事。

快來了。

快來了。

雲樵滿心期待地和道士交談著。心不在焉地有一句沒一句。

正等著時，突然傳來女人「啊」一聲尖叫。是雲樵妻子的聲音。自寢室傳來。

雲樵和道士趕緊往寢室跑去。寢室的門開著，二人飛奔直入。



房內充滿一股異樣的臭味。

「糞便?!」道士說。

不知如何從茅房拿過來的，房裡到處撒滿糞便。雲樵的妻子則躺在當中，一動也不動。下毒的食物上、倒臥的雲樵妻子身上，也都撒滿糞便。這時，房內響起哈哈大笑聲。

「像你這種毛頭小道，能奈俺何？」天花板傳來大喊。

道士從懷裡拿出不知寫著什麼的符咒，想貼在房內柱子上。然而，他的身體，突然像被某隱形物用力抓起來，再用力摔了出去。

道士仰臥在糞堆裡。七孔流血。恐怕肛門也流血了。

半死不活的道士，在地上不停呻吟。

「哇!」

雲樵叫了一聲，就蹲在門邊，嚇得身子直哆嗦。

「你到這道士的住處、還有下毒的事，俺通通知道。俺想正好趁這機會，讓你瞧瞧俺的本事，才假裝被騙。」

接著，看似有隻隱形手抓住道士的頭髮，把道士的上半身提起來。道士的頭髮，



往上倒豎。道士的嘴巴被扳開，隱形手抓起有毒的食物，連同食物上的糞便，塞進道士嘴裡。

道士立刻很痛苦在地上翻滾。「嗚」地一聲後，道士身子就再也不動了。

此時，燈火突然全滅了。同時整個屋子咯吱咯吱地搖晃起來。

接著，屋頂傳來咯擦咯擦聲。像是鋸子在鋸樑柱的聲音。

「哇！救命啊！都是我不好。千萬不要毀掉我的屋子。」雲樵拼命叫著。

整個屋子發出隆隆轟隆響聲。

「老婆要讓我抱嗎？」聲音問。

「好。但是請您不要毀了我的屋子。」

「若是如此，就滾到外面去。半個時辰後再回來。」

即便拒絕，也無濟於事。雲樵只好向倒臥在地的妻子大喊：

「原諒我吧！」

語畢，便飛奔似地往外跑。

一到外面，剛才還轟隆隆作響的屋子，竟然一聲不響，也沒在搖晃。

「到底怎麼回事？」



雖然很掛念妻子，雲樵仍不敢在約定的半個時辰內進去。

下人們老早就往屋外跑，甚至已經從庭園逃到圍牆外。

半個時辰過了。雲樵終於下定決心回到家裡。

進屋一看，寢室門開著。全裸的妻子端坐在寢具上。她只是以冰冷眼光盯著雲樵。

「妳……」雲樵向妻子搭話，妻子卻不作聲。

抱起渾身糞便的道士一看，早已斷氣了。

從那夜起，妻子就不再和雲樵說話。雖然依舊照料他的三餐和日常生活，但也僅止於此。

夜晚，則和雲樵分房睡。

從她的房內，幾乎每晚都傳來妻子的嬌喘聲。那是妖怪在和雲樵的妻子交媾。

雲樵內心雖然滿懷強烈嫉妒心，卻毫無辦法。

妻子到底如何和妖怪交媾呢？他很在意，也很想去窺看，卻因害怕而不敢做。

道士的屍體，就在庭院挖個洞埋了。還好沒任何下人在家。

教他如何處置道士屍體的，也是那隻貓。



「別擔心。」貓說。「沒人知道你去找那道士。下人們都認為，來訪的是你叔父。他穿的也不是道袍，只是普通衣服。趁著現在，趕快把道士屍體埋掉，等下人們回來，就說家裡發生這些事，叔父因害怕，今晚改住別人家，而後就回洛陽了。總之，事情發生在今晚，道士應該還未向任何人提起要來你家的事。日後若是出了什麼差錯，反正你在金吾衛任職，多少總可以隱瞞過去吧。」

所以，他就聽從這些話了。

他辭退家中所有下人，重新僱用一批。

表面理由是當屋子轟隆作響、開始搖晃時，他們自願逃命而置主人於不顧。真正理由是怕真叔父從洛陽來訪時，被下人們識破，發現原來前次來訪的人是假叔父。

那隻貓依舊在家裡走動，也經常預言。下人們也察覺到那隻怪貓的存在。

「我家主人好像養了一隻了不起的貓。」

雖說察覺，也僅止於此而已。

日子一天天過去，某天早上，仍在睡夢中的雲樵，突然不知被誰搖醒。

睜開眼睛往枕邊一看，那隻貓正用前足搖著雲樵的額頭。



「醒了嗎？」貓說。「特地把你叫起來，因為今早知道一件有趣的事，我想告訴你。」

「什麼事？」雲樵問。

「將要死了。」貓說。

「將要死了？」

「對。」

「誰將要死了？」雲樵大吃一驚，心想該不會在說我吧！

「安啦。不是指你。」

「誰要死了？」安下心的雲樵，再次問道。

「德宗。」

「什麼？！」雲樵提高聲音。

因為貓所提到的名諱，令人不敢置信。

「唐德宗皇帝將要死了。」妖怪不改聲調地說。「大概明年初就會死了吧。」

